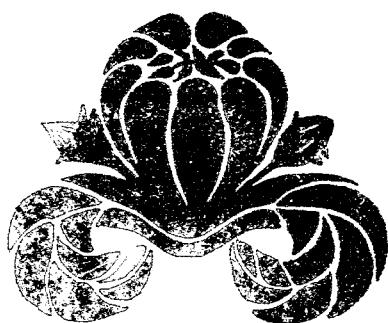


現代 文學 選



第一輯



五洲出版社

現代幽默文選第一輯目錄

山東義士梁作友外傳

梅蘭芳博士論

悼「快絕一世」徐樹錚將軍

挖掘孔林私議

留學論

新愁

出賣靈魂的祕訣

難行和不信

奇文共賞

儉鷄橋的盛會

幸福的家庭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

賣藝啓事

東萬提司（一）

濤聲（一三）

劉復（二一）

曹聚仁（二三）

莊翠（二六）

風子（二八）

何家幹（三一）

公汗（三三）

周敬儕（三五）

李青崖（三七）

魯迅（五〇）

魯迅（五九）

魯迅（六二）

陶知行（六五）

現代幽默文選 第一輯 目錄

賣藝第一夜
說商品之類

二

陶知行（六七）
達 伍（六九）

山東義士梁作友外傳

東萬提司

〔得勝頭通〕 話說漢武帝元狩四年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子何欲？」式曰：「天子鑿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財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斯，卜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漢書）後人有詩爲證：

「不願做官不報仇，

輸財千萬欲何求？

食租衣稅皆「昏蛋」，

愛國饒他土老頭。」

此段話題做「毀家紓難」，千古流傳。乃時經過二千〇五十一年，山東地方出一個大義士，姓梁名作友，自魯晉京，演出一翻轟轟烈烈大事業。正是：

愛國不救後人

成功豈必自我

〔義士晉京〕（三十日濟南電）近有魯黃縣第八區梁家鄉人梁作友，字仁明者，到濟謁韓，自稱以外侮當頭，國難緊急，願捐資三十萬元，作救國費用，以十之二助軍費，士之二助災民，餘六成開發實業，並擬有計劃。惟對款之所在及來源，祕而不宣，謹

山東義士梁作友外傳

云已備妥分存各埠大銀行中。昨介紹謁蔣伯誠，蔣一面電何應欽朱子文報告，並囑兩介紹書，由梁面致。梁三十晨離濟入京，由韓代購頭等票二。

〔到京〕（一日南京電）山東指令救國義士梁作友，一日晨八時到京，即至軍部，見何應欽。旋至財部見李調生，由財部派科長招待。梁住中央飯店三百零一號，詳細檢財來三日到京再接洽。

（一日南京電）記者頃訪梁作友於其寓所，梁爲華北大富家，資有七八千萬。近光顧，衣布短衣，青布夾褲，白布襪，青布鞋，異常樸實。梁曾在本村及鄉村初小讀書五年，粗淺文字能通，談吐亦甚溫雅。

〔家世〕（本報一日南京電）梁作友字仁明，山東黃縣人，現在三十二歲。世世商。父克，民六病故。母姚氏，今年正六十歲。有姊一，妹一，俱出嫁。第一子年二歲，業商。梁四歲間，偶患傷風病，一夕間，忽轉剛經（病名），臥床四年，藥治不愈。八歲方能行，致筋骨發育感異狀。二歲即因父母爲姻，至十八歲，女家因嫌梁有疾，梁父適已故，女家遂議離婚。梁以尙未娶，允其離去。現梁步履如常，惟身體覺弱，雖議婚者歲不乏人，但梁概皆未允也。

（南京通信）梁住黃縣梁家村，全族約二百餘戶，男女一千三百餘丁口。曾祖屬讀書，前清秀才。叔祖則在營口經商，設油坊甚大，父克溫兄弟七。母姚氏，亦望族。

。其外祖廷梁，前清名孝廉也。梁家以農商致富，自其曾祖即在東三省經營綢緞雜貨匯兌等事業，俄境海參崴西比利亞一帶，俱有商號，梁自十七歲始，繼理祖業，初乃祖所遺不過數百萬兩。自梁病身經營，乃十餘年間，竟增長十倍，梁謂彼致富亦無他道，但存心做其事，不以牟利爲目的。

〔抱負〕（一日南京電）或問梁：「願做官否？」梁笑答云：「做官須有政治經驗，山野之人，甚不諳此。惟救國之願，不敢後人，此來僅爲救國，不爲做官也。」

〔一日南京電〕梁貌極不揚，而語極豁達，奇人也。居中央飯店，財部招待，中西酒菜悉意供之，梁皆無取，午與其友同餐僅取一炒肉絲，一菜湯。茶房問其何不多取，梁但笑而不答，似鄙視茶房以富貴驕人者。其思想甚高尚，於此可以概見。

〔同里之友〕（一日南京電）梁作友同來者，有一張德堯，係梁同里之友。蓋梁有病，恐不良於行，故邀張爲伴。

〔輸財〕（二日南京電）梁以素不著名，魯東一鄉下老，突來京向政府輸助三千萬鉅金救國，極引起人懷疑。有以「此次輸助，是方法，是實款。方法則等於空言，實款方是輸助，」詢梁者。梁斷然答云：「不是空言。但非面財未，不能發表。」乃守其秘密。

（二日南京電）二日晨七時起，梁作友即有客往訪，絡繹不絕。

（三日南京電）或詢梁饒如此巨富，何以在山東著名盜省區，盜客曾不一經意。梁答凡爲盜所垂涎者，皆護藏奢侈。梁自幼經商，即善藏其財，惡衣惡食，與尋常鄉人無異。即同里之人，亦皆不知其如此鉅富。蓋高華屋，衣服車馬，皆爲引盜之媒，卸樂堡填，修械備，亦終不免於盜劫。梁家前如常農，外視全無所有，即凡捐助善舉，梁亦公書無名氏，曾不向人耀富，人亦不知梁富。或更問梁，「財究藏何所？」梁則笑而不答。在此若能輕善告人，則爲不善藏者矣。但亦必有所藏處。藏財之法，梁甚重視，尙不洩露。

（見財朱）（三日南京電）財朱三日晚八時約梁作友至北極閣私邸，詳談梁喻財報國計畫。

（三日南京電）梁作友三日晨由李調生電約，至財部商談，梁捐款分配辦法，內容如何，尙未得悉。初梁到京，至財部係乘一人力車。身既僂僂，衣復舊破，持何應欽函，稱謁財朱，有巨款進獻，財部茶房以其衣貌不揚，睨之以眼，毫不爲禮，及聞其口氣甚大，遂以爲神經病而掩笑。徒重何函介紹，不得不爲通報。三日李調生見梁，係汽車迎接，梁到財部時，茶房皆改容。

（四日南京電）（四日南京電）魯民梁作友，四日謁宋財長商洽捐助政府經費，提出三點：（一）國家在名義上，許可公民捐款救國，（二）款項應作國家公用，（三）款項

用途之分配，權在本人（即梁），但政府可補助個人支配用途方法，未均予以接受。聞俟用途分配方法商妥後，二月內即可匯三千萬到京。財部四日，並派員導梁謁陵。

（四日南京電）梁四日往財部攜有小皮箱一隻，行動甚祕，聞內即其報效政府之三千萬鉅款。

（四日南京電）財宋語梁提倡航空，梁對宋意見表贊同，惟補助數目未定。

〔晚宴〕（三日南京電）東北義軍後援會，定四日晚宴梁作友，並製銀盾一枚致贈，上刻「毀家紓難」四字。

〔不宜傳〕（三日南京電）又一說：梁素惡誇語，向極勸謹。即其致富，人皆不知，彼以事前絕慮人知，初到財部，見李調生時，即求在部予以一席地下榻，以便保其秘密，李調生以部內無寄宿處，乃派人送之中央飯店，初非梁願也。梁見客談論，皆出於不得已，梁非欲事實傳也。

〔不見客〕（三日南京電）梁作友三日稱赴財部辦公，一切客皆未見。據聞昨往見梁者，有某某毫不客氣，開口即向梁要錢，口氣又不大，梁頗不耐，以要做大事謝之。今不見客，即為避却此種麻煩。

（四日南京電）梁四日杜謝一切往見之客。因往者皆係為梁籌捐款方法，有請修鐵路者，有請辦工廠者，有請做地方事業者，口陳面陳，不一而足。以此輩皆係會用錢

之專家，不敢接見，以避麻煩。

〔撲滿〕（四日南京電）頃又一息，梁款尚未交出，並以撲滿出示人，稱每年每人可積金五角。有人疑其巨款，即或此撲滿計畫之謂。恐希其出巨款者，或會失望。但謂如梁似此，梁無巨金，則由縣保至省，由省保至京，京人不知梁底細，當地縣官，則非知梁底細不保，故仍信梁有真款者爲多。

〔謁張靜江〕（六日南京電）梁作友六日八時，謁張靜江談三小時，至十一時始出，張靜江對梁顯其盡力開發實業，謂實業爲國家根本。

（七日南京電）張靜江六日與梁作友談三小時之久，張甚折服。梁出發後，張謂人，梁談皆非虛泛，確有道理，是奇人。

（八日南京電）某要人談，梁作友非尋常商人，發言絕有分寸，對答絕有條理。未見梁者，疑梁款或是虛，凡見梁者，則俱謂梁款可信是實。然梁款虛云在調匯中，始終未悉其寄存處。

〔謁陳公博〕（八日南京電）梁作友八日晨八時謁陳公博，接洽開發實業事，談至十一時始出。

（二〇八天）（七日南京電）梁語記者，（一）款在滬居中，第一批不日可到京，籤約計劃，即撲滿法，已貢獻政府，聽政府採擇。（二）尙有一更大計劃，各特強法

，能以一百〇八天，收回東北。此話更驚世駭俗，說出人更不信，故暫不發表。政府若有收回東北誠意，不以無辦法三字不啻東北。渠是極有辦法。

（七日南京電） 梁作友日內擬招待報界，報告其救國計劃。

〔捐助委員〕（今日南京電） 輸財救國義士梁作友，昨日兩次晤宋，對其捐助政府鉅金三千萬，已擬詳細辦法。據財宋意，對梁款不欲有所主張，聽其本人自定一切計劃進行。今晨九時，梁至中央黨部晤陳果夫，會談頗久，至十二時梁始出，當由財部派員驅車送回中央飯店。梁與陳果夫在中央黨部樓上第二會議廳走下時，陳氏面露笑容，概不願向記者發言。梁氏則由交際股幹事陪送，當時走廊上以至階前，滿站中央職員數百人。梁氏身矮背駝，一足跛，而長而蒼黃，手則甚秀。記者當詢以計劃已否決定，梁答昨與宋部長見面兩次，已擬定辦法，今日在晤陳部長，因請其指導組織捐助委員會，並商量分配計劃。現在先擬成立委員會，請求立法院制定法例，然後實行辦法。

〔閩商蘆〕（六日南京電） 梁作友語記者，渠款已在匯寄中，並陳明政府，以渠本人名義在中央交通中國三銀行存款，最短期內，即可一部份事實證明。至由何處起匯，則仍守秘密，渠至相當期間，不相信渠者，可到上三銀行查詢。

（六日南京電） 六日梁向中央飯店賬房移洋五十元另用。並語茶房，渠帶有洋三百餘元，為諸人借用已盡，但茶房向人言，向渠借錢者雖有人，惟未曾見梁給一人，

此一大悶葫蘆，不到揭曉時，實看不出。

（六日南京電）近數日京中，街談巷議俱無不談，梁作友有無款，揣測紛紜，舉或若狂。六日某部中竟有某某兩部員，因梁款是無是有，打賭起衝突者，此可見京內人對救國同情之熱。

（六日南京電）政界息，財宋延見梁時，在財部大客廳，並盛陳兵衛。梁嘗語人，藏款處非見宋不談，是日見宋時，似亦未談及其藏款處所。

〔赴漢口〕（十七日南京電）梁作友十七日晨同財部派員溫梁，同赴漢謁蔣，尚留秘書李某，與同乘之店夥張某。據張談，梁確有錢。梁在哈有麵粉廠。在龍口有錢莊，有機廠。張並云聞其機廠同事，謂梁欺騙決無是事，但梁款確有多少，其來京報效動機，與財部如何接洽，渠亦不甚悉。

〔傳疑〕（南京通訊）昨正氣社發表韓復榘代表唐鑒談話，稱韓並未見梁，皆由民廳長好奇，爲言於韓。韓乃轉爲介紹蔣伯誠，而蔣爲電軍何財宋，即召之來京。據黃縣縣長查稱，梁非黃縣殷商。唐言必有所據，而大道社則更稱其據查梁在黃縣，僅有田數畝。至此，素信梁者，遂亦不能無疑梁。梁近日不甚見客。

記者以此事關係中外聽聞，乃於晚十一時，至中央飯店訪梁，強而後見。詢以所傳諸說，（一）傳梁款於十三日，已匯到六百萬，（二）傳梁十五晚將離京他去，（三）

而中政會第卅次會議之月。渠係爲二一解答，自言時聲色甚壯。(一)款已匯寄在途，但到六百萬元未確；惟最短期內，即有一批可到，全數兩個月匯齊，所言如前未變。(二)一時決不離京，如謂當晚離京，更有事實可證，不必渠言，請看事實究竟當晚離京與否也。(三)向中政會索回節約計劃，渠原係草稿，擬印出廣徵意見於衆，而未知可否能行，故先送中央黨部，請爲審核，預定兩三日，即求發還，今已過期，故向中央索回付印。事既聲明在前，索回實無足異，至對外間傳言其款，是有是無，渠一概皆不置辯。蓋言其有款者，渠款實尚未到，言之反失信用。言其無款者，渠無神經症，又非發瘋癲，何必如此誑人，并誑世界！并謂是有是無，此時皆不必問渠，且待事實證明，渠所不願見客者以此。信者謂其有，不信者謂其無，於渠皆無所損益。

渠來非求名利，於人疑信，毀譽，固絕所不計，亦絕對不辯；將來自有事實證明，此時謂渠有款，款尚未到，何以信人；渠雖有款，且不久即到，安能變更事實。其言如此斬釘截鐵，若謂渠款爲無，則理所未可。若言渠款是有，則迄今渠款未到，又不能有所證明。且昨(十四)盛傳渠晚夜車，即將離京，記者臨夜特爲此事，至中央飯店探詢。據賬房中人云，渠離京事，並無所聞，渠刻仍住店如舊。

至其店賬，則係由財部招待梁到店時，財部即爲先付洋二百元，至今計款約尚有餘。但渠在賬房借去洋有一百八十元亦財部招待員允可借給，渠借此款，皆十元念元，送

給人用，梁亦不言，此茶房爲梁送信者言之。每日致梁電報函件甚多，內容俱不詳悉。惟前日（十三）中央銀行，有一函致梁，有人詢梁是匯款到否，梁漫應曰然，其函梁藏甚祕，故傳梁款到六百萬者，或即出此，後有人詢梁，款果到否，梁又否認其事，至傳賬房向梁索房金，並無其事，蓋房金既有財部招待，當然不向梁索，惟因梁借款財部允一送三百元來，尚未送到，故賬房對梁借款，在財部款未送到前，不無予以限制。此昨（十四）情形。至梁款之有無，必待事實來證。則惟（一）梁款交到銀行，即證明梁有，（二）梁出中央飯店而無款，則證明梁款是無，此時無論對梁信與不信，皆不能肯定斷語，傳信傳疑，大概亦僅有數天，不能長此淡離而不變也。（十一月十五日慰寄於南京）

〔離漢〕（念五漢口電）盛傳自稱願捐三十萬元救國之梁作友，抵漢後，已由希曾查明，全係烏有，藉此招搖，聞已將其驅逐出境云。

〔如此如此〕（京訊）梁作友捐款事，自在漢被逐，社會上已知彼是一場騙局，彼本人亦以黑幕，經已揭穿，不能再事招搖，乃于日昨第一日之力，草擬一簡解釋書，內容大意自承他捐款三千萬，實爲烏有之事，不過借此惹人重視，得以拜見當局，俾能平生研究之救國計劃，得向當局面陳，固知事類招搖，有干國法，惟愛國情殷，粉身碎骨，亦所不計。

【渡江】（京訊）捐資救國之梁作友，前赴漢講蔣未晤，被驅逐來京，乃住于中央飯店，昨日上午八時，往財政部調主請求補助川資。適因呈請列假未晤，梁即寓村出二日房金（原住之房金已由財部付訖）于十二時，偕其同來隨員一人，乘汽車出城，渡江乘昨日下午七時津浦車，北返山東黃縣原籍。

【還鄉】東黃提司曰，梁義士渡江以後，消息隔絕。幸其家西黨提司，早有記載，不免鈔錄一番：過了六天，梁作友義士到了鄉村，正午的時候，才走進村裏來。這天是個星期日，許多遊人站在街道上，梁義士的牛車向這條道中過來，人人都跑來看看牛車上的人是誰？待他們認出之後，大家非常吃驚。張德堯妻子聽見梁義士到了，便往義士的屋裏來。她一看見了德堯，首先便問道：「朋友，你做了一番徒弟，得着什麼沒有？你給我帶回了什麼鞋子沒有？給小孩帶回了什麼鞋子沒有？」

「我親愛的妻子，那一個東西，我都沒有帶回來。」德堯說：「但帶回了一種頂尊貴的東西。」

「我很願意看看那東西。」他的妻子答道。

德堯說道：「下次我們的冒險事業如果成功，我做了伯爵或者島國的總督回來，那時候，你可以看見僕人都要尊敬你作『夫人』了！」

「德堯，夫人呀，島國呀，僕人呀，是什麼意思？」她問道。

「我親愛的妻子呀！那是指我們在算的時候，」德堯答道：「……事業却也有意思爬出過嶺呀，游歷城堡呀，在旅館裏住宿呀，那可以盡你自己意思，從來不化一個錢。」

德堯和他的妻子說着這一類的事情。

——賀玉波譯吉訶德先生第十九章。——

濤聲

梅蘭芳博士論

濤聲

梅蘭芳博士頭來上海，又因綽商演，特假天蟾舞台奏技，依然老調兒，不出所料。因重檢一九三〇年所作「再論文人與俳優」，「所希望於梅蘭芳博士者」兩篇廢稿發表於此，此廢稿之所以爲廢稿歟！

一、再論文人與俳優

我曾作過文人與俳優一文，說是那種文人，那種俳優，都是封建社會裏的產物，他們的時代早已過去，實則那些話說得太樂觀了，因爲那種文人，那種俳優，此時此地，還是有的，他們寄生於殘餘的封建勢力之下。

某巨公（今之長樂老）說：「王闓運應與譚鑫培合傳」。這話果然是他所說。也是不錯的，我們不要以人廢言，須知這也是把東方朔納在「滑稽列傳」裏面的道理。何況我們還可以找出司馬遷把老韓合傳的關係，又何嘗不可以找出王闓運譚鑫培合傳的關係？王闓運的一生，從作貧賤的幕僚，一直到做袁皇帝的史官都是靠他那種「假古董」文學的受用。倘若「朕即國家」那句話是對的，那嗎，把「文章華國」這句話去恭維他也極恰當。因爲和他同時的支配階級總要借重他的文章光光場面。相傳他送袁皇帝一幅

對聯：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

那位機智最多的袁皇帝，看了又看，還是莫名其妙，暗地裏囑咐人去問他。他只說八個字：「無分南北，不是東西。」那時正是袁皇帝做着民國總統，剛剛掃蕩南方「討袁」的民軍，十分得意的時候。王闔運這一段逸話，也只是他使用俳優之流滑稽打諢，諷刺時政的慣技。

譚鑫培王闔運隨着「大清帝國」「洪憲皇帝」的過去而過去了。雖然戲劇界還有不少的「譚」迷，文學界也有不少的「王」迷，現在且不論他。我要來談一談優人而兼文人或「大文學家」的梅蘭芳：

說梅蘭芳是優人，或戲子罷，自然沒有什麼稀奇。就是稱他做戲劇家乃至藝術家，大家聽了，也不覺十分奇怪。如今我要說他是文人或「大文學家」了，你不會以為奇怪麼？這也是無須奇怪的。你須知道他已經是一位文學博士，還有許多人喊他「王·梅」了。這學位是美國波摩那大學（Pomona College）贈給他的，已於今年（一九三〇）五月二十八日午後，在該校大禮堂舉行贈與學位典禮，可惜我們無緣看見梅先生接受博士文憑，并看見他肩垂着博士帶。他曾到過英屬香港，到過日本，這次又到美國，

他是極受歡迎的，尤其是美國人士的推重。可見我們的「國劇」「國劇家」在國際上的聲譽。他在國內，享有盛名，更不在說。你只看一看梅蘭芳集上一般名公大人遺老遺少一題贈，就會知道。今年春上，他在這金迷紙醉的上海，演戲幾天，以他那樣名貴的藝術，普通票價不過幾隻大洋，在資產階級看來，自然還不算值錢，但是你若屬於貧苦階級，你就無福看見他的所謂藝術，而他的藝術就更顯得名貴了。

還有，真正老牌的戲劇家，又是文學家的歐陽予倩，他在辦理廣東戲劇研究所，和趙太侗主持山東實驗劇院，南北對峙，互相輝映，煞是有趣。田漢先生有一首詩：「做戲如何當做官……吾道同君未一般，」雖是調侃歐陽先生的，實則趙先生倘有機會看得見這首詩，也不妨仔細玩味。

至於其他的文人，自袁皇帝而後，若黎總統，若段執政，若吳大帥，若孫大帥（梅芳），乃至X，Y，Z，……寄生於他們的文人，侍從於他們的清客，好在大家都已看見，或是正在看見的事，我也無暇舞文弄墨了。

二、所希望於梅蘭芳博士者

據說：美國現有詩人四萬人，但詩人與窮向來有緣，故此中以做詩而得溫飽者，屈指可數。最近終以做詩不能糊口，轉為刷皮鞋修理無線電等職業者頗多。「救濟詩人」

「組織詩人組合」之呼聲，到處可聞。（見六月廿九日申報，電通社芝加哥通信。）美國詩人之多，和詩人之窮，就可以想見了。實則中國也有不少這種詩人，如乞食權門的「鸚鵡詩人」，「這是借用梁任公先生的片鱗名詞，記得見於他作的夏威夷遊記。」如流浪江湖的「行吟詩人」（我以爲唱蓮花落者彈詞家一類的的朋友很可以當得起這個稱號。倘若有一國大學給他們中國最有名的一個或許多個以「文學博士」的稱號，他們也不會也不必謙遜地拒絕的。）都是。中國的窮詩人除了乞食權門的可以遇事伴福沾恩以外，大都是無緣親近梅蘭芳及其所謂藝術的。但不知道這次梅蘭芳去美國，那些從事刷拔鞋修理無線電等等職業的窮詩人裏面，倒有幾個來歡迎他，還有幾個有錢看到他的戲呢？

又據說：「紐約幸福會調查發表，紐約市中有乞丐二千名。每年乞得之款，共計約一千萬金元，按名分派，每人每日得十四金元。據該會報告，謂：「中等乞丐大多爲殘廢或盲目者，故愈能引起路人慈善之心。」又當地巡捕談話語人云：「殘疾者能博巨資，警務當局捕一殘廢乞丐而罰五十元乃至一百元，不算一回事。但捕之罰之，殊無所益，因彼一經出獄，則又以新努力而復爲此乞丐買賣矣。」（見七月十四日申報，紐約通訊。）美國真是黃金之國，窮得做乞丐每人每日也可討得十四金元。這次梅蘭芳在美國，名譽上的收穫是文學博士，金錢上的所得，想必也很有可觀罷。

不過，話雖可以這樣說，却也可以那樣說的。

申報載梅蘭芳送會紀盛：諸民誼，胡適之，葉玉虎，虞洽卿，張嘯林，王曉籟諸君，鄭毓秀女士等相繼演說，大致以海君此行非爲名譽，亦非爲金錢，將吸收西方之月以改良中國戲劇。」

又載梅蘭芳的答謝詞：「……前幾年蘭芳兩次到過日本之後，覺得更非到歐美去一次不可。因爲中國的戲劇是幾千年來一成不變（胡誤）！當現在文化潮流，實在是有改革的必要。但是蘭芳沒有什麼學識，夠不到來說改良什麼戲劇，不過呢，也想出去學一點什麼，預備回來供獻貢獻。……剛好去年李石曾先生，錢新之先生，周作人先生，還有幾位先生，都在北平談起了這件事，很願意援助蘭芳，我們就發起組織一個戲劇學院，先來辦這件事。照近年來的情形，西方人對於中國戲劇也漸漸的注意到啦。蘭芳組織一個團體出去，借此可以叫西人認識，或者於文化交流也是有益的。現在提到中外，一說就說到太平洋。關於戲劇藝術，中國跟日本，同在東方，究竟有許多共通之點。到了美國去，東西完全是截然兩事，蘭芳要想借此機會叫東西戲劇的藝術，至少有接觸交換的機會。所以這回預備的東西裏面最要緊的是把中國戲劇做一個根本的說明。有書本，有圖畫。凡是中國國內所應用的一切服裝武裝樂器，以及什麼臉譜等等，都有詳細的說明，同顏色的圖畫，一看就可瞭然。將來到美之後，在演戲之前，先要把他陳列展覽，

作爲補助說明的材料。……」

梅蘭芳這次到美國，人家希望於他的是「此行非爲名譽，亦非爲金錢，將吸收西方文明以改良中國戲劇。」他自己也說是「想出去學一點什麼，預備回來供獻供獻。」同時，他還說「要想借此機會，叫東西戲劇的藝術至少有接觸交換的機會，」可是他的抱負也就不小了。

現在，梅蘭芳歸來了，上海又開了迎梅大會。據申報所載，李石曾演說：「梅氏此行之成功，即係中國戲劇之成功，亦即中西文化溝通之實現。」又說：「梅氏此行返來，於中國舊劇另予以新的生命，希望梅氏之能努力。」還載著胡適之演說：「梅蘭芳之成功，乃梅氏個人之成功。至於中國戲劇問題，當另行討論。」他們兩人的意見就大相反了。究竟梅蘭芳此次赴美，還是成功，還是失敗？假如成功的話，是他個人的成功，還是中國戲劇的成功？美國有人恭維他，還有一個大學贈他「文學博士」，他個人的成功似乎不待說了。若說中國戲劇成功，又是怎樣的？還有，李石曾說的「中西文化溝通之實現」，又是指的什麼？妙哉胡適之先生之言！他說：「至於中國戲劇問題，當另行討論」。還有中西文化溝通問題，怕也要另行討論罷？

在梅蘭芳自己又怎麼說呢？他說：「……紐約對於我們中國戲的批評倒都是非常『好的。報上都常常有關於我國戲的記載。他們都很贊揚我們中國文化的深博奧妙。……」

「像他這麼說來，那嗎，李石曾說的：『梅氏此行之成功，即係中國戲劇之成功，亦即中西文化溝通之實現，』也可以居之不疑了。他又說：『……因為演戲的事情太忙，對於研究方面說不出什麼來。倘是要有人來問我關於美國戲劇上的事情，我恐怕還得請教別人。至於我演戲所得到一點聲譽的結果，那是更不足道了。因為我表演的祇是一門，而且我自己總覺得還夠不上藝術的意味，……』這就算是他的謙遜之詞了。最後他還說：『……這一次並不光是個人一點小小的榮幸，就是中國戲劇上的一點成功也還是事小。其中或者還有關係比較大一點的呢。』可惜他沒有把這個『關係比較大一點』說出來，使我們難於懸揣。倘若即是李石曾說的『於中國舊劇另予以新的生命』，那却是我們所希望的了。

不過，我們希望梅蘭芳的改良舊劇不在希望他得到同志或專家替他改良服裝，燈光，布景；不在希望他得到同志或專家替他改良伴奏的樂器，也不在希望他翻新或增加皮黃的調調兒；唯一的希望！在他知道把供奉特殊階級的戲劇還給大多數的民衆，他爲『民衆的藝術』服務。供奉內廷的時代固然過去了，供奉資產階級的時代也快變過去。現代的戲劇應該是被壓迫的民衆用爲取得娛樂的一種工具，同時又是這種民衆用爲取得自由的一種武器。還有，我們應該知道過去所謂『戲子』尤其是『旦角』之被人捧，被人賞賜，被人豢養，這並不是一種光榮。這簡直是一種恥辱，這是過去戲劇史上永遠洗

不去的污點，梅博士呵：我們希望你從今日起，不要迷戀於過去那些肉麻的光榮，真的光榮要從民衆中間取得，假如你還有接受我們的話的可能。

濤聲——

悼『快絕一世』徐樹錚將軍』

劉復

惡耗傳來，知道七年前曾與我們小有周旋的荊生將軍，竟不幸而爲仇家暗殺了。這件事，真使我們無論爲友爲敵的，都要起相當的傷感。單就我的意思說，我以爲暗殺總不是人間應有的事。雖然當初徐將軍之殺陸將軍，手段也與暗殺相差無幾，但若必須要在什麼事上都講起『禮尚往來』來，那就不免冤冤相報，將人間事弄成了一大堆的冤仇的集合。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那裏還有生存的餘地；這就是我所以要悼徐將軍的重要的，而且是單獨的理由了。

其次，徐將軍也當然是『一世之雄』，可惜『天不假年』，使你既不能『流芳百世』，並連『什麼萬年』也『功虧一簣』，剎那間就變做了『而今安在』，我們知道世間的不出世之怪傑，乃是天地間的靈秀之氣或惡毒之氣的結晶，但無論它是什麼氣，總是上天特地加工鍊造的，獨之乎狐狸精之爲物，也要有五百年的道行，那麼，我們上體天心，豈得不洒傷心之淚呢？

再次，我們知道死的悲哀，實際不在死者本人而在其關係人，因爲死者一死便了，關係人都從此大不得了。這樣，我們於是乎想出了許多大不得了的人了。

其一，當然就是白宮裏的那位『內外咸』聖人。他現在失去了一個右手，而那位『

悼快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

赦婢璉妻的「貴左手，一時又有些麻木不仁，他老先生的悲痛，自不待言。我們對他，不得不敬謹致唁。」

其二，乃是國外國內的一班歡迎歡送，忙得屁滾尿流的闊老。他們歡送歡迎的目的，本是路人皆知的，現在可竟落了一場空。嗚呼嗚呼，夫復何言！我們對他們，也該相當的致唁。

其三，是他的一百多個隨員，顧問，翻譯，參議，下至無量數的二爺三小子之類。他們現在『樹倒猢猻散』，『兩隻眼睛地牌式』，故示真正不識，阿要觸霉頭！我們對他們，自然也該一例致唁。

最後，便是東方的那個貴國了！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居留天津的該貴國人所辦的天津日報，登了兩段新聞，一段的題目是『叛將郭松齡最後』又一段的題目是『快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哈哈，其喜可知，其喜可知！乃會幾何時而『快絕一世』四字，竟成讖語！而可憐敵國的天，又不能趕快加上，替貴國在五分鐘之內，造出同樣的一個鞠躬盡瘁的忠臣來，這不是糟盡天下之大糕麼！我們對他們貴國，也該重重重重重重重重……的致唁！

挖掘孔林私議

曹聚仁

蔡元培先生和李濟博士講演河南政界最近之發見的會上，他感慨政古事業受經濟的拘束，叫社會人士注意這件事，我本想站起來說他的感慨是多餘的；因為蔡先生只要請「道統」先生注意這件事，留一隻眼睛替活人着想，把修孔林的百萬元移以供河南政古之用，李濟博士即可以不必夢想煤油大王的幫助了。有人以為我的建議比李濟博士的夢想還要虛幻，說要請「道統」先生替活人着想，那簡直比牽駱駝過針孔還要困難，免開尊口爲上，所以我決計坐著不響，讓蔡先生去向社會哭窮了。

我走出了中國科學社忽然又從「道統」先生的立場打了一個主意，想上萬言書請他立個萬古不朽的功業。（道統先生，若要自比古人最好以董仲舒自況；前後兩大師孔廟中每人一片冷豬肉，是跑不了的）我的提議是請他還是爲活人着想，將百萬元移作挖掘孔林之用，依舊由研究院李濟博士辦這一件大事。

請道統先生不要生氣，道學首重養氣，陰陽最忌生氣，俗說戒嗔，生了氣，前邊一筆勾消，從此不能成佛。挖孔林，孔林之中還有一位孔聖人，他老先生自己若生氣，道統先生正不必管這些閑事，讓我建議下去。若是挖出了孔聖人，他見了道統先生，却要以杖扣其脛；而見了我小子，倒說一聲「我與曹聚仁也」，那時豈不是丟盡道統先生

的面子，所以我總勸他老先生還是交出那筆大款子，少管這些閑事爲上。」

我爲什麼要建議挖掘孔林呢？

那當然爲孔聖人着想呀！埃及有一種「木乃伊」，「萬年不壞的屍體」。孔聖人總算是件東方的木乃伊，直到今天，還是一「不朽」的。「木乃伊」的上面，要塗一種香料油膠，纔能保持萬年不爛。塗過香料油膠的屍體，靈魂固非原來的靈魂，肉體也非原來的肉體；倫敦市上用「木乃伊」的粉末，當作刀傷藥用，一兩一錢的分賣，更與原來的「肉體」「靈魂」無關。孔聖人死去以後，孟亞聖首先調好香料油膠，替他塗上一層；荀老夫子又調好香料油膠，塗上一層。漢朝賈誼董仲舒五經博士十三博士輩，替他穿上一件陰陽五行的道袍，將他裝成道士模樣；劉歆，鄭玄，王肅那些古文經，又替他帶上一項方巾，將他裝成三家村學究模樣；宋代以來，程伊川明道朱晦庵陸九淵王陽明又將他加上一件架裳，解釋迦牟尼結拜兄弟；還有趙普請他治天下，康有爲請他充當政客當教主，戴季陶先生請他收孫中山先生爲弟子；更還有漢光武元世祖，清康熙乾隆兩帝，請他做通天教主，降服妖魔。且設身處地爲孔聖人想想，肉體靈魂之受苦受難，莫此爲甚，若請他脫下架裳，除去冠冕，洗滌香料油膠，還他一個通體輕快他豈有不高興之理。我們要認識孔聖人的肉體真神，這是發掘孔林的第一個理由。

孔聖人生前落拓不遇，死後未必有什麼大擺場。但鄒魯一帶的書生，傳習他的學問

的世世不絕，直到漢初，這是流風未沫。漢初五經博士，就是山東士大夫的玩意兒。「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可見古代典籍保存於孔林中的非常之多，漢代以後，孔聖人的地位，一天高似一天；帝王的陵寢雖有毀壞，孔林從未經過大破壞。我們一層一層替他發掘下去，可以認識數千年來儒家思想的遷變；魯恭王不過如郭小牛（河南的盜墓巨魁）一樣，已給中國文化史一些好的材料；能讓李濟博士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一過，中國文化史不將如埃及古史之一新面目嗎。——這就發掘孔林的第二個理由。

我有一個朋友，施存統，他因爲寫一篇非孝，鬧得滿城風雨，還加他一個「廢」的罪名。我現在公開地提倡挖掘孔林，不知三家村那些學究將加些什麼罪名？

然而，我是爲的孔聖人自己呀！

留學論

莊坪

幼時讀書，曾算過一難算題：某學徒盜飲主人酒，但每日盜飲一升，即加水一升，原酒若干，問三百六十日之後，尚有原酒幾何云云。

用這比方來推測西洋學問，是對的。學問猶之原酒，盜飲者紛紛出洋，中間因文字語言之隔閡，個人才智之不同，時間之限制，所得到的真學問有幾何？然而恐怕有人識破，只爲擺出若干成分之架子，滲入若干成分之虛偽，好像仍然一大甕學問。但留學生大多是坐海船的，中間經海風一吹，太陽一晒，說不定在夏天用冰淇淋一冰，汽水一澆，或跳舞時拚命一跳，結果這一大甕又要走漏若干，常然這學徒又要加水若干。

大概留學生腳踏上海之陸地時，學問已經是很稀微淺薄了，但一摸行篋，X士Y士之文憑猶在也，這就是最好的商標，于是廣告發售出去。

留學生教大學生，又是一趟加淡，大學生教師範生，又是一度和水；這麼師範生又教中學生，中學生又教小學生，又是一度……一度……一度……

問一個留學生回國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學問猶在否？猶在也，依然是老牌某某大學校的文憑，裝在一個鏡框內。

忽而霹靂一聲，原來這文憑就是偽造的，打倒一個，擰掉一羣。但這時的留學生却

已「飛龍在天」，并學問亦不談了，猶之博物院之非賣品，既無從辨真假，復永遠無定價，只好使人望着發呆。

這裏所談的學問是專指西洋知識而言，如果學問要和國計民生，身心性命發生關係，那麼留學生之學問，是個永遠算不出的未知數。——卽○！

新愁

風子

才子佳人的詩裏常常有新愁二字。是用來襯托他們的舊恨的。望月色而生氣，見落花而發寒熱，這些都是雅事，而且必須是才子佳人才做得到。

但這裏所謂新愁，却并非奄奄一息的懷春病，倒是逢舊迷戀，見新發愁的陳年痼疾，然而到了現在，痼疾是變做時行症了。最先染上這毛病的，是想以鎗桿衛道的「英雄」，接著便出現了滿身毒菌的「謬種」，彼此相憐，於是尊孔子，祀關岳，提倡讀經，復興文言，大有把歷史拉回二千年，讓我們再享受一下周秦盛世的趨勢。

可惜的是；周秦也未必是盛世，英雄們一拉的力量又只有二千年，這是很該替伏羲黃帝之類叫屈的。

然而，二千年也畢竟並不容易。孔聖人固然無法復活，關岳遺像也只成了理髮店的點綴品，經書過時，白話代興，後者還只是二十年來的變故。於是就有人想起了五四，想起了嚴林，想起了學衡甲寅，想起了「悠悠百年，自有能辦之者」，因而來一下復興文言運動。這算是一些餘音，或者說是迴光。

如果不滿於現狀，那該是求進步的景象，但求進步決不是向後轉，其實是無須有迴光的，無論這迴光照到二十年，或者二千年。

但竟有人要照幾下。

撇開二千年不講，就講二十年吧。這二十年來時代的進展，有著展望的人覺得牠很慢，可是在那些忘不了過去的人看來，這世界實在已經變得不一樣了。皇帝搬到關外，百姓伸出了手討政權，工人可以罷工，夫妻可以離婚，小腳可以放大，革命雖然僅僅革去了一條辮子，但這一條辮子，也實在並非小事。

其實呢，無論小事大事，凡轉變，大概總是很「不古」的。這對於欲以孔孟關岳做護身的「英雄」，對於欲「以古雅立足於天地間」的「謬種」，當然是很不利的。惟其不利，所以就只想在破字紙堆裏找復興，希圖把社會遷就自己，而忘記了人類的責任是前進，是求新知。任憑怎樣鐵腕，社會決不會遷就個人。

這是對於舊的講。因為忘不了舊的，於是就產生了對於新者的憂慮。

司法公牘的改用白話，據說是「削足適履」；統一幣制，據說是「動搖金融」；言論自由，據說是「迹近毀謗」；只要動一動，就可以加上許多不孝，不義，破壞禮教，侮辱先賢的罪名。孩子們跳高跳過了三尺，惟恐其跌斷筋骨，讀了三年英文，惟恐其變做洋人。屋登固該破壞，一切新的趨勢，在「英雄」「謬種」們看來，也是大可隱憂的。

這隱憂，也就是發愁，因為原出於新，就叫他新愁。雖非懷春病，却像單相思。但

看牠力量的薄弱，可憐，足見和才子佳人們的所謂新愁，是差不多。
而這一些差不多，却充分地表現了這二十年來的時代。

一月四日

出賣靈魂的祕訣

何家幹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着『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甯。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過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對症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嗎？不，法子是有，『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却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祕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衆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末，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

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這『唯一方法』的實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覺悟。如果不覺悟，那又怎麼辦？胡博士回答道：『到無可奈何之時，真的接受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呵！因為那時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這始終是中國民族性的污點，即爲日本計，也非萬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準備出席太平洋會議，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所謂『澈底停止侵略』，原只要執行『公平的』李頓報告，——仇恨自然就銷除了！』

難行和不信

公汗

中國的『愚民』——沒有學問的下等人，向來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無端的問他多少年紀，什麼意見，兄弟幾個，家景如何，他總是支吾一通之後，躲了開去。有學識的大人物，很不高興他們這樣的脾氣。然而這脾氣總不容易改，因為他們也實在從經驗而來的。

假如你被誰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點小當，譬如罷，中國是改革過的了，孩子們當然早已從『孟宗哭竹』『王祥臥冰』的教訓裏蛻出，然而不料又來了一個嶄新的『兒童年』，愛國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會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志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會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這些故事，作為閒談來聽聽是不算很壞的，但萬一有誰相信了，照辦了，那就會成為乳臭未乾的吉訶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見四號鉛字的螢火蟲，那豈是一件容易事？但這還只是不容易罷了，倘去鑿壁，事情就更糟，無論在那裏，至少是挨一頓罵之後，立刻由爸爸媽媽賠禮，僱人去修好。

請援，殺敵，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國，都是三四十歲的人們所做的。他們那裏的兒

難行和 不信

童，着重的是吃，玩，認字，聽些極普通，極緊要的常識。中國的兒童給大家特別看得起，那當然也很好，然而出來的題目就常常是難題，仍如飛劍一樣，非上武當山靈師學道之後，決計沒法辦。到了二十世紀，古人空想中的潛水艇，飛行機，是實地上成功了，但『龍文鞭影』或『幼學瓊林』裏的模範故事，却還有些難學。我想，便是說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罷。

所以聽的人也不相信。我們聽了多年的劍仙俠客，去年到武當山去的只有三個人，只佔全人口的五百分之一，就可見。古時候也許還要多，現在是有經驗，不大相信了，于是照辦的人也少了。——但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不負責任的，不能照辦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少；利己損人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更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壘壕，也是使他們或為散沙的毒素。然而這脾氣的也不但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自信自己和別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兩面都不相信的。

奇文共賞

周敬脩

大人先生們把「故宮古物」看得和命（當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堅決南遷，無非因為「古物」價值不止「連城」並且容易搬動，容易變錢的原故，這也值得你們大驚小怪，冷嘲熱諷！我正這樣想的時候，居然從首都一家報紙上見到贊成「古物南遷」的社論：並且建議「武力制上反對」，「流血在所不辭」，請求政府「保持威信」，「貫徹政策」！這樣的宏詞高論，我實在不忍使煙沒無聞，因特不辭辛苦，抄錄出來，獻給大眾。……北平各團體之反對古物南遷，爲有害北平將來之繁榮，此種自私自利完全蔑視國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團體竟敢說出，吾人殊服其厚顏無恥，彼等只爲北平之繁榮，必須以數千年古物完全被敵人劫奪而去之大危險，所見未免太小，使政府爲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則古物必被敵人劫奪而去，試問將來北平之繁榮何由維持，故不如先行遷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後，再行遷回，北平各團體自私自利，固可惡可恥，其無遠慮，亦可憐也，其反對遷移之又一理由，則謂政府應先顧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實非，蓋放棄一部份土地供敵人一時之佔領，以殲滅敵人，然後再行恢復，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棄莫斯科，且將莫斯科燒毀，以因拿破崙，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皆放棄全部領土，供

敵人蹂躪，卒將強德擊破，蓋領土被佔，只須不與敵人媾和，簽字與割讓條約，則敵人固無如該土何，至於故宮古物，若不遷移，設不幸北平被敵人佔領，將古物劫奪而去，試問中國將何法以恢復之，行見中國文明結晶，供敵人戰利品，可恥孰甚，……最後吾人奉告政府，政府遷移古物之政策，既已決定，則不論遇如何阻礙，應求其貫徹，若一經無見識無遠慮之羣愚反對，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張嚴責張學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偷雞橋的盛會

王夢雲

今年過國慶後的第六天，我正由新垃圾橋的南端沿着河沿對老垃圾橋東行，預備在「新」「老」「二」垃圾之閣轉灣向南去給一個朋友的丈母去賀壽。那天的天氣很熱，夾呢袍子已經叫我的背上有些發燒，到了一轉灣，因為街上的車子比河沿上要多十幾倍，於是乎我就應當格外留心或者格外快步，所以腦壳裏也在那裏發燒，連臉上都是熱烘烘的了；雖然我的臉並沒有和深秋的空氣隔離，我想我那時候一定是滿臉通紅的，一定是和看見了甚麼很不名譽的事一樣。不過這是我現在由迫溯而得的一種感覺；當時呢，我祇默念我朋友的丈母的壽堂大概在偷雞橋附近的某一個公用的房屋裏面，於是我雖然儘管臉紅面又出汗，却又想起所謂「偷雞」也者，究竟是誰「偷」，怎樣地「偷」，甚麼時候「偷」，和爲甚麼要「偷」之類……

偷雞！偷雞！其詳雖不得而知，也許是很時代的動作吧！……忽然，我耳朵裏聽見了一陣銅鼓和喇叭的熱鬧聲音了，雖然我不懂音樂，辨不出那究竟是哪種樂器的仙花調，或者是蕭友邦的散名曲，不過我却很懂得那真是熱而且鬧，因此，我聯想那一定是從一個壽堂或者一個禮堂裏面發出來的。並且我越聽那聲音來得越近了。因此我又想起那一定是從我朋友的丈母的壽堂裏面傳出來的，於是乎就祇頂着一個發熱的腦壳，從滿街

的房屋裏面，先找一所公用房屋再去找禮堂。

事情並不像我設想那樣容易，因為那些摩登化的吹鼓手，並沒坐在任何房屋的大門跟前；然而却又不像旁人看見上一句話所揣度的那樣難，因為我望見南頭某一所高大的房屋跟前有種種辦慶祝典禮的標識：國旗，黨旗，衣裳楚楚向那房屋裏面走進去的男女賓客；並且這一來，就格外叫我辨明了那陣熱鬧聲音果然是從那裏面沖出來的。

我義不容辭地跟着那些男男女女走了進去，第一步叫我吃驚的。女的遠沒有男的那樣多；第二步叫我吃驚的：招待員的符號通通在男子的胸前；第三步叫我吃驚的：在簽到簿上簽了名並領不到甚麼用大紅綾子做的壽花之類。有了這幾層，做壽的空氣似乎很稀薄了，尤其是沒有老太太做壽的空氣，儘管有一位「披髮及肩」的招待員，在銅鼓喇叭的熱鬧聲音中之下指出一合廠開了的門，要我先從門裏進去再上樓進禮堂。

「禮堂。」我獨自想着，「畢竟是個時代的名稱，在做壽的時候也一樣可以適用，」

我走到了門邊抬頭一望，忽然看見一件很不合做壽的空氣的東西：一塊兩三尺來寬的白牌子寫着「第×陳列室」懸在門框兒裏面；我正在那裏受到了第四步的吃驚，接着跨進了門，又看見那間號稱陳列室的陰氣森然的廳子是被許多高與頭齊的矮間壁樣的東西隔斷的。「怪事，怪事，這真是怪事！」因此我終於明白就是走錯了道路了，「這裏

準不是他丈母的壽堂，走罷，自己上了自己的當了，當初爲甚麼只記着偷雞橋附近，並不仔細看明白請帖上的街道和門牌，現在趕緊走罷。」

我盤算完畢，就轉身預備退出來，忽然有一個青年對我喊着：「您來看展覽會，先生，這真難得。好早，好早，現在還不到十二點鐘！我陪先生一同上樓去看罷。」

我對着這個瘦而長的青年望了一下，才記起他的姓名叫做莫虛友，從前我在紹興中學教過兩年的一個學生，現在在上海學圖畫。

「虛友，你說展覽會？誰的展覽會呢？甚麼展覽會呢？」

「劉大師的圖畫展覽會！」莫虛友說，

「劉大師」這三字到了我的耳朵裏，又形成了一個人的姓名，本來我很有幾個姓劉的朋友是「大」字派的……也許這一位，就是環宇學友會的幹事稱之爲 T.K.Liu 的那一位長身玉立者的弟兄輩罷，也許 T.S.Liu 就是這一位姓名的西文簡寫罷，既然如此，瞧着那一的交情，我也得順便去看一下，所以再也不假思索，就對莫虛友說：「既然是劉大師的，我自然要去看。」

莫虛友那雙發光的圓眼睛彷彿對我詢問甚麼似地定了一下，當然，他本沒有明白我爲甚麼到這裏來，現在聽到了我口裏的「既然」，多少總有點兒納罕；不過他立刻就對我說道：「我們可以筆直從外面上樓進禮堂，不必從這一間陳列室裏轉灣抹角地走，

這樣，我們可以先到禮堂參與這次盛會開幕的大典，光景他們正在那裏開幕呀……我們可不要錯過盛會。」

我一面默念這個盛會這個名稱，一面跟着他，從一條寬而且大的石頭扶梯上面向梯上走。那扶梯的石頭真可愛，又白，又細，又光，又潤，望過去真像用豬油砌成的。我正想聽憑我的贊嘆從喉管裏面迸出來，忽然在拐灣地方看見幾條裂痕，因而叫我從裂的方面，認明白這些構成扶梯的石頭完全是假的，於是乎我的贊嘆就化為這一句高聲的註：「真會騙人」！

莫虛友又對我看了一下，接着就問：「您說甚麼？這次的會是特出的。破天荒，誰也不會想到主辦的機關竟有意思來主辦……」

他的話說到這裏完全被銅鼓喇叭的熱鬧鎮住了，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了禮堂的門口，正是那些摩登化的吹鼓手身邊，所以他固然再也沒有說話之可能，而我也不必聲明「騙人」的是甚麼。

進了兩重門。就望見了禮堂裏面那種令人皮膚筋肉一齊緊張的克拉細克式的味道，那裏面固然也有許多間壁樣的東西，並且從光線的力量叫人看見那都是懸掛畫片用的；不過我之所謂克拉細克的味道的發源，却是另外的一幅活劇：也許就是禮堂前（？）段的講台，和台上台下的那些表演活劇者的先生們罷，因為正有人舉行開幕的大典。：我

既然進了禮堂，當然無論在前段或者在後段，多少我自己也就劇成了活裏面的一份子了！沒法，沒法，我只好蹲着不動，即令有一個好奇的人在�的旁邊，我也只好聽憑他來描摹我！這不又是上了當嗎！

禮堂裏的活劇，自從我到了之後，已經在的官之前表現了一幕又是一幕：起初，台上的聲音，是贊美，是介紹，完了之後，台下的就是拍掌；後來，台上的聲音，化而爲道歉，化而爲致謝，完了之後，台下的，又是拍掌。說話的人少，拍掌的人多，因而叫我想起了「拍掌」也許是人一件緊要的事……忽然，一道尖銳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沉思，那像是喊了「禮成」之類的口令。這不是叫人納罕的事嗎？……不過，圖畫是藝術，而中國傳統上之所謂「禮」，辜湯先生也說是「人生的藝術」，那末過了這次爲藝術而開的盛會，正不妨多用另外一種藝術來陪襯，來贊襄，來……所以這是很應景的。這時候，重門之外的音樂，似乎更比從前聽不見了，台下的掌聲，也早已停止了，繼之而起的却是足聲，台上雖然沒有人，台下的秩序似乎不大藝術。所以我當時竟覺得那道尖銳聲音不肯來喊「一齊開正步向禮堂外面走」那樣的口令，是件可惜的事。

不過却有人輕輕地對我說話了，那就是莫虛友：「等大衆散開之後，畫架子就格外可以擺得好些，我們就可以仔仔細細來欣賞大師的傑作。」

「大師」這兩個字，現在竟惹起我的疑問了：剛才台上的人所贊美的和所介紹的，豫是並不是甚麼「大師」，就是頂末了在台上向大衆道歉和致謝的那個西裝好漢提及自

己的時候，像是也沒有用「大師」做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就問：

「劉大師的官名是不是劉子？是不是並非名號合一？因為我覺得這不過是他的別號！」

「大師這個稱呼」莫虛友帶着笑聲說。「是法國一位大學教授送給我們校長劉先生的，因此我們同學們就稱他做劉大師！他的固有的名字倒反而不大有人談起。」

「原來如此」我口裏這樣說，心裏明白他不是劉家的「大」字派。

「這樣的贊美稱呼，他還有許多：日本人稱呼他做「獅子」德國人和中國的大官稱呼他做「畫宗」，此外還有甚麼「榮譽」「光榮」「先導」「製造家」等等贊美的稱呼，我們的大師雖然全數把他們排成了活字紙版聽候印刷，可是我想連他自己要是看紙版也未見得弄得清楚，弄得明白！在這一大堆稱呼之中，我們同學都覺得「獅子」畢竟不是人，「畫宗」的「宗」字也不像是活人，其餘的又弄不清楚弄不明白，所以就簡單地取了「大師」這兩個字了！應說怎樣？」

「真是罕見的了！」我又開誠布公地說：「不過這位大師所宗的畫，究竟是中國畫還是西洋畫呢？」

「中國畫和西洋畫，我們的大師都有高深的造詣，真是天才輩絕！」
「真是罕見的事！」我又開誠布公的說。

「誰說不是？」莫虛友吐一口氣說，「西洋人承認他的中國畫好，中國人和日本人承認他的西洋畫好，我們這些從之游者數千人又承認他的中國畫和西洋畫都好！」

「真是罕見的事！」我又這樣的一句。

「誰說不是？」他又這樣說，「他還在巴黎兩次選入法國秋季沙龍呀！巴黎是那樣偉大的，那這無所不包的，從這一點，很可以相言則大師的成立！」

「對的！巴黎真偉大！真無所不包！」

「法國政府還花過五千佛郎收買他的一幅畫，去放在某一個博物館裏。忽想，五千佛郎就是千把洋錢，潤筆不可謂不大，不是大師那裏殼不上，法國政府素來提倡藝術的！」

「法國政府素來提倡藝術的！」我跟着他說，「不懂不分國界，並且格外看重法國以外的藝術家。有個很明白法國外交政策的朋友告訴我，說是法國政府不僅每年要拿三十萬佛郎來獎勵法國以外的大師，並且還指定一個國立的博物館專門儲藏這樣收買過去來的作品，大概每逢十年這個博物館定要添造房屋倉庫。這樣提倡藝術，真是偉大！真是無所不包！中國人那裏懂得？」

「現任以乎也有人懂得了！」莫虛友會意，「今天的盛會，就是市政府出名主辦的。」

「居然這件事會學法國，中國的一切，至少上海市的一切，可以不怕沒有辦法了！」

「市政府不僅出名主辦，並且也花了一筆款子，收買劉大師的一幅畫。您看，先生那幅畫就在那裏，這是事前選定好，我們的同學通通曉得。」

他說完就引我走到了那個被他指過的地方，果然看見有一幅像是已經被人定購了的畫。那是一幅樓窗裏的晚景，窗前的一把洋式單靠椅上面搭着些衣裳之類，對着窗外樓上的月輪，就映入窗子裏面的光線無疑地是被月輪塞進來的。

「您看，」莫虛友說，「那一輪月亮，不是完全像是一面銅鑼掛在樓梢上嗎？又圓又大；又白！祇是敲不響。」

「對呀，真是罕見的事！」

「然而這不是我們大師的最高傑作，」莫虛友說，「好在現在已經有人把畫架子都擺好了，我們慢慢地看罷。您可知道一共二百多幅嗎？並且還都經道挑選的傑作！」

說句真心話，我本已早想走了，因為還沒有給那個朋友的丈母拜壽，心裏總覺不安；現在聽見了末了這兩句話，就想到不妨順便看一下子，因此又向莫虛友說：

「真是罕見的事！」

於是我就真地和莫虛友兩個人先把那些在禮堂裏的矮間壁上面掛好的畫子看了一遍。

一回，接着再看樓上的。末了才到樓下去看。說對數目總算罕見，不過這會的名稱是「歐洲作品展覽會」。然而這位劉大師也著特別量大，肯把「游」前和「游」後的大大小小中中西西的作品，盡翻筌倒毫不吝惜地一齊陳列出來，於是乎我們就能覓於他的「歐洲」時代的一百二十幅作品之外，又另外多看到一百二十七幅。數量實在是多，所以我在看完重回禮堂之後閉着眼睛在一把椅子上面坐了些時，而腦壳裏面所裝的，依然滿是錯雜顏色和畸形的圖案，妙在莫虛友很能體貼我的神經衰弱，直到我睜開睡眠之後才問我：

「先生，您的印象怎樣？」

「這似乎不是一件可以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事！第一數目是罕見的，第二數目也是罕見的，第三數目還是罕見的！」

我之所謂第幾第幾云者，是默指第幾陳列室而言，然而莫虛友似乎不大了解，我正預備對他說明我的用意，他却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問我：

「倘若分開說呢，先生？您最擁戴那幾幅？」

「唉！虛友，」我不免虛了一口氣才說，「我從來沒有畫過畫，怎樣說得上說甚麼擁戴不擁戴！不過就我所認識的而言，可以說是只有幾幅甚麼堂和甚麼堡，因為看過去，畢竟有幾分像是凌空挺立的。」

「啊……此外呢？譬如那幾幅風景？鄉村間的風景？」

「有鄉村間的風景嗎？」我驚訝地問。

於是虛友就引我看了兩三幅，我忍不住念了兩句杜詩：『海圖橫波濤，舊蹟多曲折。』

「先生，這些畫上並沒有海，也沒有繡！也許某幾幅女像上面而或者真有繡。」

接着他又引我看了三四幅女像。然而我的自言自語還是兩句杜詩：

「天吳及紫鳳，顛倒無短褐。」

他定眼望了我一下，也許他真以為我的神經不太平衡；不過他望見了我又指着一幅甚麼名的古堡的贊了二三聲，也許就明白了我依然是我。因為他已經手揮目送地向我說：

「這是各個人的眼光上的個性！」

「個性，你太客氣了，我本來連本炭畫素來也沒有畫過一筆，所以對於畫，全是說個外行話；不過，這考語或設還是太……隱隱，說句舊話，全是野狐禪。這也不對，是你談談而矣！」

「您太客氣了，先生，我明白了，我來引您看幾幅和中國工筆仕女相類的傑作罷，」於是我們就到了演說台前而了。他指着台上一幅頗大無朋的畫時我看，一面慢慢

地說：

「這是劉大師摹寫的一幅名畫，作者是法國名家德拉廓瓦，題材是兩個橫渡地獄湖的詩人。」

「對呀！」我說，「我看見一些浪花……那兩個人是立在一比湖水還黑一些的石荷葉上面……」

「那不是枯荷葉呀，是一隻小船呀！據說原文的名稱就是伯丁的小船。您看呀，湖水的氣象多偉大！」

「真偉大！」我說，「中國詩人說的是潮水連天，這幅的湖水却偉大得連天都遮黑一半，若不細看，竟會疑心人和物淹在水平線下的。」

「這就是劉大師在摹寫畫裏發出來的創造力！……他真是天才，在創作畫也有摹仿力。」

「真是罕見的事！」我又機械地說，「我現在剛才又多看見一些東西了，謝謝你虛友，我可以走了。」

「那末我送您下去，在樓下。劉大師還有兩幅特別的傑作，我引您順便去看看。」我點了點頭，於是一會兒我們又經過那些正在休息的吹鼓手跟前，到了樓下對一幅畫立着。這幅畫表現的，是兩個立在一間西式陳設屋子裏的裸體女人，靠窗的牆角邊攏

開一鋪猩紅的地毯，窗子外面看見許多「人」字式的中國黑瓦屋頂，遠遠地像是還有薄雲，於是乎那個窗子竟形成了近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界線。

莫虛友問我：「您明白了畫裏面的內容嗎？」

「我以爲是明白了，或許……」

「您不用再說客氣話了，」他搶着說，「劉大師不僅會創造，會摹仿，並且還會搬運。據說這幅畫窗子裏面的東西是上海的，窗子外面的東西是普陀的，我們的大師能搬把兩處相距三五百里內東西搬運到一幅畫裏來而不現描繪的痕跡，真有巧奪天工的大胆！您說怎樣？」

「真是罕見的事！」

「那裏還有一幅哪」他說完就引我走了三五步，於是我又看見他指着一幅畫給我瞧。這一幅畫的面積是橫長的，表現一個斜躺着的女人，她身上披着一件繡了團花的披，身旁露出一座古佛的腦壳。合全體而言，儼然是一位北方的官太太在古佛跟前舉行大殮的寫真，雖然她那雙眼睛像是打開的，手是……我細看這幅畫的標題，却是六朝造像，而會裏所刊的目錄却是六朝造像。「造」「造」，還有「六朝」和官太太相對，真叫我徘徊不勝了。」

「您有甚麼新的感覺嗎？」莫虛友說，「這也是劉大師的搬運力的結晶體，據說女

人是一個模特兒，當時着的是普通衣服因為我們的大師要表現東方色彩給西洋人瞧，所以就普通衣服改成洪憲式的團花披風，然而還嫌陪襯不足，所以又添上古佛之類……您可明白了嗎？劉大師的手段真是高，胆子真是大！」

「真是罕見的事！」我斬切地說，「無怪乎他自稱的徽號是藝藝叛徒呀！」

「對呀！這個徽號我想真是恰當的！」

「真是罕見的事！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恰當的！」

我終於在大門跟前和莫虛友話別了，這個天真的青年又帶着希望式的眼光問我：

「您今天在展覽之餘，究竟以爲那一幅最含惡的意思，先生？」

「那幅懸在講台高頭用木炭畫的孫中山先生遺像，我覺得畫得頂好。光線空氣都表現得逼真。」

他又呆了一下，後來才說：

「那是一幅照相呀，並不是用木炭畫的。」

我真可憐這個天真的青年，祇得再說：

「雖然是照相，雖然是機械的，不是藝術的，然而還不失其爲論理上的逼真……好，我們再見罷！……」

彷彿銅鼓喇叭的聲音又熱鬧起來了，我終於與盛會相別了，依然悵悵地在偷鷄橋一帶開始再尋我那個朋友的丈母的壽堂。

——論語——

幸福的家庭

魯迅

——擬許欽文——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陽的光一樣，從無量的光源中湧出來，不像石火，用鐵錘石敲出來，這纔是真藝術。那作者，也纔是真的藝術家。」而我，……這算是什麼？……」他想到這裏，忽然從牀上跳起來了。以先他早已想過，須得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了；搜稿的地方，先定爲幸福月報社，因爲潤筆似乎比較的豐。但作品就須有範圍，否則，恐怕要不收的。範圍就範圍，……現在的青年的腦裏的大問題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許多戀愛，婚姻，家庭之類罷。……是的，他們確有許多人煩悶着，正在討論這些事。那麼，就來做家庭。然而怎麼做呢？……否則，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說些背時的話，然而……。他跳下臥牀之後，四五步就走到書桌面前，坐下去，由書一張張各戳，毫不遲疑，但又自暴自棄似的寫下一行題目道：幸福的家庭。

他的筆立刻停滯了；他仰了頭，兩眼瞪着房頂，正在安排那安置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氣沈沈，連空氣也是死的。假如在這家庭的周圍築一道高牆，難道空氣也就隔斷了麼？簡直不行！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福建更無須說。

四川，廣東都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倘使綁去一個，那就成爲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假如在外國，笑話。雲南貴州不知道怎樣，但交通也太不便……」他想來想去，想不出好地方，便要假定爲A了。但又想，「現有不少的人是反對用西洋字母來代人地名的，說是要減少讀者的興味。我這回的投稿，似乎也不如不用，安全些。那麼，在那裏好呢？——湖南也打仗；大連仍然房租貴；察哈爾，吉林，黑龍江罷，——聽說有馬賊，也不行！……」他又想來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於是終於決心，假定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

「總之，這幸福的家庭一定須在A，無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兩夫婦，就是主人和主婦，自由結婚的。他們訂有四十多條條約，非常詳細，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優美高尚……東洋留學生已經不通行，——那麼，假定爲西洋留學生罷。主人始終穿洋服，硬領始終雪白；主婦是前頭的頭髮始終燙得蓬鬆鬆鬆像一個麻雀窠，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却是中國裝……」

「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十斤！」

他聽得窗外一個男人的聲音，不由的迴過頭去，看，窗幔垂着，日光照着，明得發幽，他的眼睛昏花了；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聲響。「不相干，」他又迴過頭來想，「什麼『二十五斤』？——他們是優美高尚，最愛文藝的。但因為都從小生長在幸福裏，

所以不愛俄國的小說……。俄國小說多描寫下等人，實在和這樣的家庭也不合。二十五斤，這不管他。那麼，他們愛看什麼書呢？——裴倫的詩？吉支的？不行，都不穩當。——哦，有了，他們都愛看理想之良人。我雖然沒有見過這部書，但既然連大學教授也那麼稱讚他，想來他一定都愛看，你也看，我也看，——他們一人一本，這家庭裏共有兩本，——他覺得胃裏有點空虛了，放下筆，用兩隻手支着頭，教自己的頭像地球儀似的在兩個椅子間掛着。

「再更……」他們兩人正在用午餐，「他想，『桌上鋪了雪白的布；廚子送上菜來，——中國菜。』付麼？二十五斤，不管他。爲什麼倒是中國菜？西洋人說，中國菜最進步，最好喫，最合于衛生；所以他們採用中國菜。送來的是第一碗，但這第一碗是什麼呢？」

「付麼？」

他慢慢的迴過頭去看，靠左肩，便立着他自己家裏的主婦，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盯住他的臉。

「付麼？」他以爲她來攪擾了他的創作，頗有些憤怒了。

「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一些。前一回還有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

「姑媽，就是兩吊五。」

「稱得太喫虧了。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好不好？」

「好好，就算他二十三斤半。」

「那麼，五五二十五，三五十五，……」

「唔唔，五五二十五，三五十五，……」他也說不下去了，停了一會，忽而奮然的抓起筆來，就在寫着一行「幸福的家庭」的錄格紙上起算草，起了好久，還纔仰起頭來說道：

「五吊八！」

「那是，我這裏不夠了，還差八九個……。」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纔又回過頭來向書桌。他覺得頭裏面很脹滿，似乎極極又叉的全被木柴填滿了，五五二十五，腦皮質上還印着許多散亂的亞刺伯數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氣，又用方齒呼出，彷彿要藉此趕出腦裏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亞刺伯數字來。果然，吁氣之後，心地也就輕鬆不少了，於是俯復恍忽忽的想——

「什麼菜？菜倒不妨奇特點。滑溜裏脊，蝦子海參，實在太凡庸。我偏要說他們喫的是『龍虎鬪』。但『龍虎鬪』又是什麼呢？有人說是蛇和貓，是廣東的貴重菜，非大

晏會不喫的。但我在江蘇飯館的菜單上就見過這名目，江蘇人似乎不喫蛇和貓，恐怕就如誰所說，是蛙和鱸魚了。現在假定這主人和主婦爲那裏人呢？——不管他。總而言之，無論那裏人喫一碗蛇和貓或者蛙和鱸魚，于幸福的家庭是決不會有損傷的。總之這第一碗一定是「龍虎鬪」，無可磋商。

「於是一碗『龍虎鬪』擺在桌子中央了，他們兩人同時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no, please you!』

「於是他們同時伸下筷子去，同時夾出一塊蛇肉來，——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性，還不如說是鱸魚罷。那麼，這碗『龍虎鬪』是蛙和鱸魚所做的了。他們同時夾出一塊鱸魚來，一樣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時放進嘴裏去，……」他不能自制的只想迴過頭去看，因爲他覺得背得很熱鬧，有人來來往往的走了兩三回。但他還熬着，亂嘈嘈的接着想，「這似乎有點肉麻，那有這樣的家庭？唉唉，我的思路怎麼會這樣亂，這好題目怕是做不完篇的了。」——或者不必定用留學生，就在國內受了高等教育的也可以。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高尚優美，高尚……男的是文學家；女的是文學家；或者

文學崇拜家。或者女的是詩人；男的是詩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或者……」他終于忍耐不住，迴過頭去了。

就在他背後的書架的旁邊，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下層三株，中層兩株，頂上一株，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唉唉！」他喫驚的歡息，同時覺得臉上驟然發熱了，脊梁上還有許多針輕輕的刺着。「吁……」他很長的嘯一口氣，先斥退了脊梁上的針，仍然想，「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寬綽。有一間堆積房，白菜之類都到那邊去。主人的書房另一間，靠壁滿排着書架，那旁自然決沒有什麼白菜堆；架上滿是中國書，外國書，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內，——一共有兩部。臥室又一間；黃銅牀，或者質朴點，第一監獄工場做的榆木牀也就夠，牀底下很乾淨，……」他當即一瞥自己的牀下，劈柴已經用完了，只有一條稻草繩，却還死蛇似的癱癱的躺着。

「二十三斤半，……」他覺得劈柴就要向牀下「川流不息」的進來，頭裏面又有些檯檯叉叉了，便急忙起立，走向門口去想關門。但兩手剛觸着門，却又覺得未免太暴躁了，就歇了手，只放下那積着許多灰塵的門幕。他一面想，這既無閉關自守之操切，也沒有開放門戶之不安；是很合於「中庸之道」的。

「……所以主人的書房門永遠是關起來的。」他走回來，坐下，想，「有一事要商量

先敲門，得了許可纔能進來，這辦法實在對。現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裏，主婦來談文藝了，也就先敲門。——這可以放心，她必不至於捧着白菜的。

『Come in please, my dear.』

「然而主人沒有工夫談文藝的時候怎麼辦呢？那麼，不理她，聽她站在外面老是剝剝的敲？這大約不行罷。或者理想之良人裏面都寫着，——那恐怕確是一部好小說，我如果有了稿費，也得去買他一部來看看……」

拍，

他腰骨筆直了，因為他根據經驗，知道這一聲「拍」是主婦的手掌打在他們的三歲的女兒的頭上的聲音。

「幸福的家庭，……」他聽到孩子的嗚咽了，但還是腰骨筆直在想，「孩子是生得遲的，生得遲。或者不如沒有，兩個人乾乾淨淨。」——或者不如住在客店裏，什麼都包給他們，一個人乾乾……」他聽得嗚咽聲高了起來，也就站了起來，鑽過門簾，想着，「馬克思在兒女的啼哭聲中還會做資本論，所以他是偉人，……」走出外間，開了風門，聞得一陣煤油氣。孩子就躺倒在門外的右邊，臉向着地，一見他，便「哇」的哭出來了。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他彎下腰去抱她。

他抱了她回轉身，看見門左邊還站着主婦，也是腰骨筆直，然而兩手插腰，怒冲冲的似乎預備開始練體操。

「連你也來欺侮我！不會幫忙，只會搗亂，——連油燈也要翻了他。晚上點什麼？……」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發抖的聲音放在腦後，抱她進房，摩着她的頭，說，「我的好孩子。」於是放下她，拖開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兩膝的中間，擎起手來道，「莫哭了阿，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着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阿阿阿，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的擠着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為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舊傷痍依舊，彷彿有些醉了。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連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着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

「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着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

但他又立刻覺得對於孩子有些抱歉了，重複迴頭，目送着她獨自熒熒的出去；耳朵裏聽得木片聲。他想要定一定神，便又回轉頭，閉了眼睛，息了雜念，平心靜氣的坐着。他看見眼前浮出一朵圓圓的烏花，橙黃心，從左眼的左角漂到右，消失了；接着一朵明綠花，墨綠色的心；接着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疊成一個很A的字。

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聰明人和傻子 and 奴才

魯迅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聯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喫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梁皮，連豬狗都不要喫的，倘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麼！」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的：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麵。晴洗衣裳雨張傘，冬燒汽爐夏打扇。半夜要煨銀耳，時候主人要錢；頭錢從來沒分，有事還挨皮鞭……」

「唉唉……」聰明人歎息着，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麼法子呢？……」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麼？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

但是，不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五九

「先生！」他流着眼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窠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喫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溼，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

穢氣衝着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麼？」

「這怎麼行……」

「那麼，你帶我去看！」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動手就砸你泥牆。

「先生！你幹什麼？」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羣奴才都出來了，將傻子趕走。

聽了戰慄，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

「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他恭敬而得勝地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聰明人在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誇獎了我了。從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首先見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嗎……。」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國華——

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

魯迅

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着那一篇鏤鐵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多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于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衆。所以我的經驗是：發或無妨，譽到可怕，有時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是住常燕生先王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欲許我死後諡爲『文忠』一般。于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只好誠皇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杰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却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爲正如作者所說，和

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爲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都是白紙，或者意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歸等于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談，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却決不說壞處在那裏，作文要怎。一條暗潮同，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樣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著圈之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實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一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吧，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爲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說，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爲已甚，竊以爲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太極先生也未必不以爲然，因爲「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麼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反諸四裔」也不行，這是他不知你來談什麼孟子孔子了。現在革命方纔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

陶知行賣藝啓事

狐狸有洞鳥有食，
鄉下先生難度日，
風高誰放李逵火，
武訓討飯也不易，
自殺不成怕坐牢，
從來不演折腰戲。
衆謂我曾做書獃，
便教出賣書獃藝，
書獃之藝賣與誰，
開張豈必有生意。
女生賣藝被開除，
先生賣藝可遭忌，
那裏管得這許多，
硬着頭皮試一試。

陶知行賣藝啓事

現代幽默文選

六六

(一) 賣文。兒歌故事歌小品文等登載權每篇十元

(二) 賣字。寫自立錫頭歌兒童工歌手腦相長歌夫妻學校歌等每幅十元

(三) 賣講。每講小學十元中學二十元大學三十元外埠一天來往加倍講題創造教育兒童科學通俗天文等征選

通信處

上海地豐路地豐里六號轉

——申報廣告

賣藝第一夜

陶知行

鈔票到手綠油油，
鄉下先生號莫愁。
洞若——您去買幾件棉祇，
要裁三冬變作重陽秋。
鴛——您下園去挖菜。
璃——您上街去打油。
麥子是現成的，澤——
您去磨粉，問金祿借匹老牛。
肖生，喊小朋友一齊來，
快來做饅頭。
饅頭吃好去買鐵，作岸！
買了鐵來鑄斧頭。
蘭——您攀上山頭，
去砍木頭，

賣藝第一夜

現代幽默笑選

三八

只造茅屋不造樓。

人間多珍露，客！竟成：

傳世這裏好收留。

盤德！您去質問盤古，

爲什麼造成這樣一個地球，

高高低低不自由？

盤古不滿意，

給我一拳頭！

哎喲，原來是月亮照上我眉頭。

我做了一夜的夢，

何曾見半個袁頭？

說商品之類

達伍

「國難」一到，通電的通電，請纓的請纓，坐鎮的坐鎮，募捐的募捐，似乎上下一心，都在「共赴國難」。然而，「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有的在前線「肉搏」有的却在後方笑嘻嘻的樓着女人跳舞。前天被兩個朋友拉到 Ambarsador 去了一趟，在這「國難期間」，忙着跳舞的人居然會有那麼多，真使我吃了一驚。這并非說國難來了，就必須人人哭喪着臉。法律上截至現在，既無明文規定，而我雖然「愛國不敢後人」，但對於那些「救國不忘娛樂，娛樂不忘救國」的人，也並無深惡痛絕之意。不過一想到有些人在浴血苦戰，而其餘的人即使也掬點腰包，從事「航空救國」，或「跳舞救國」之類，却是依然沉醉在狂歡縱慾中，行所無事，至少也不能不使人發生人類間的不平之感：

但我現在要說的并不在這裏。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老在人肉市場裏翻筋斗的朋友，是不會感覺這市場的醜惡的，但在初次進這外國文明舞場的人，却不免要想到這社會果真是建築在甚麼上面。這兒一切都成了商品：女人的肉身是商品，女人的微笑也是商品，辛克萊說屠場中除開豬羶的叫聲以外，甚麼都有用，我敢說，在這跳舞場裏，連人類的吸呼也都是商

品，（自然是女人的！）但這情形並不止跳舞場如此，我記得有一次到一家大旅館去會朋友，坐了兩個鐘頭，看見一個女孩子進來三趟，每趟丟下一張女士「談相」的傳單，每張傳單上的文字除開××女士的名字不同，中間印着的照片各異，證明這是三個不同的女士以外，其餘是一字不易。上面一律申明：「除談相外，謝絕一切應酬」，「敬却非分之賜」，「保重人格名譽，爲××不二的宗旨」，「諸君如不談相，望勿相邀」。……談相倘便是正當職業，何必申明？倘便要申明，就見得這職業至少是被人利用過，而今折穿了。那位朋友說，這聲明正是告訴你以可以問津的意思。可見這裏又有一種待價而沽的商品了。

又有人從歐洲回來，道經西貢，看見那裏的大烟館都張貼着「新到女招待」的告白。那麼女人之成爲商品，已經無遠勿屆，萬方一致了。

現在中國是甚麼都被入利用救國了。惜重上述種種商品去救國的事，想來也是不能免的了。

62
507145